文史通義

章氏遺書卷第五

文史通義內篇五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史德

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昔者劉氏子元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雖然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為學也辭采以為才也擊斷以為識也非良史之

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貿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閒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姦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爲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夫子之

春秋不足當也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葢欲爲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託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爲事役也葢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

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
息則往復憑弔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
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
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
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
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閒不能離焉者也氣合於理
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汨性
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
以成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
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氣燕居
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

毘於陽矣文非情不得而情貴於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毘於陰矣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爲文辭至於害義而蓮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愼也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也才藝之士則又溺於文辭以爲觀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賴於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無華樸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華樸爭而不能無邪色濃淡爭而不能無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華樸濃淡之爭也文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爲競焉是

舍本而逐末矣以此爲文未有見其至者以此爲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韓氏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程子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於養也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云發憤著書不過敘述窮愁而假以爲辭耳後人泥於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爲怨誹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爲謗書於是後世論文以史遷爲譏謗之能事以微文爲史職之大權或從羨慕而倣效爲

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禪之惑於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販孝武之秕政也後世觀於相如之文桓寬之論何嘗待史遷而後著哉游俠貨殖諸篇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有之餘皆經緯古今折衷六藝何嘗敢於訕上哉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後人附會有過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

慨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爲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乎日有所養也騷與史皆深於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於名教而梏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史釋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爲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

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史守掌故而不知擇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先王以謂太宰制國用司會質歲之成皆有調劑盈虛均平秩序之義非有道德賢能之選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庫藏者出納不敢自專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討論國計得其遠大若問庫藏之纖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於文字猶太宰司會之於財貨也典謨訓誥曾氏以謂唐虞三代之盛載筆而紀亦皆聖人之徒其見可謂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選推論精微史則守其

文誥圖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專然而問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非府史所守之外別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非曾子之言異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入太廟每事問則有司賤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師矣問禮問官豈非學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詮文不可以空

著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爲著作而文爲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於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爲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者崇奉六經以謂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章也

傳曰禮時爲大又曰書同文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爲鞶帨絺繡之玩而學爲鬭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故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

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迹也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鞶帨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

孟子曰力能舉百鈞而不足舉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難其所易而易其所難謂失權度之宜也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

嘉業堂刊

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義者也

以吏爲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爲師耳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爲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爲師始復古制而人乃狃於所習轉以秦人爲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猶有合於古者以吏爲師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裁及其身者也李斯請禁詩書以謂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

大悖後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爲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眞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亂民也故夫子惡之若夫殷因夏禮百世可知損益雖曰隨時未有薄堯舜而詆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爲治者李斯請禁詩書君子以謂愚之首也後世之去唐虞三代則更遠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聖王之道得其彷彿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於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禦饑寒而不須衣食也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削既具復以微言大義口授其徒三傳之作因得各據聞見推闡經蘊於是春秋以明諸子百家既著其說亦有其徒相與守之然後其說顯於天下至於史事則古人以業世其家學者就其家以傳業（孔子問禮必於柱下史）蓋以域中三大非取備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史遷著百三十篇（漢書謂之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記）乃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後外孫楊惲始布其書班固漢書自固卒後一時學者未能通曉馬融乃伏閣下從其女弟受業然後其學始顯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者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不及則口授

其徒而相與傳習其業以垂永久也遷書自裴駰爲注固書自應劭作解其後爲之注者猶若干家則皆闡其家學者也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後無從學且其爲文也體既濫漫絕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復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喻之故自可隨其詣力孤行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其有人而古學失傳史存具體惟於文誥案牘之類次月日記注之先後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復沓盡失遷固之舊也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於繁富也古人一書而傳者數家後代數人而共成一書夫傳者廣則簡盡微顯之法存作者多則牴牾復沓之弊出循流而日忘

其源古學如何得復而史策何從得脩乎是以唐書倍
漢宋史倍唐檢閱者不勝其勞傳習之業安得不亡夫
同聞而異述者見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別者歷久而
失眞也九師之易四氏之詩師儒林立傳授已不勝其
紛紛士生三古而後能自得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
且徬徨乎兩間孤立無徒而欲抱此區區之學待發揮
於子長之外孫孟堅之女弟必不得之數也太史敘例
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來
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筆以標之所謂不離古
文及攷信六藝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
或冠篇端未嘗不反覆自明也班書年表十篇與地理

藝文二志皆自注則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其陳范二史尚有松之章懷爲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記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則雜史支流猶有子注是六朝史學家法未亡之一驗也自後史權旣散詳三變篇紀傳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簡略尚存餼羊於一綫而唐宋諸家則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沖修神宗實錄別爲考異五卷以發明其義是知後無可代之人而自爲之解當與通鑑舉要考異之屬同爲近代之良法也劉氏史通畫補注之例爲三條其所謂小書人物之三輔決錄華陽士女與所謂史臣自刊之洛陽伽藍關東風俗者雖名爲二品實則一例皆近世議史諸家之不可不亟復者也

惟所謂思廣異聞之松之三國劉昭後漢一條則史家之舊法與索隱正義之流大同而小異者也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編刊定則徵材所取之書不數十年嘗亡失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規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則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書之大概因以校正藝文著錄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風氣日變缺文之義不聞而附會之習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書惟冀塞責私門著述苟飾浮名或剽竊成書或因陋就簡使其術稍黠皆可愚一時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誠得自注以標所去取則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疏密心術之誠僞灼然可見於開卷之頃而

風氣可以漸復於質古是又爲益之尤大者也然則攷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後世繫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功效多於舊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傳記

傳記之書其流已久蓋與六藝先後雜出古人文無定體經史亦無分科春秋三家之傳各記所聞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經禮二戴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後支分派別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爲之傳敘事蹟者區爲之記蓋亦以集部繁興人自生其分別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此類甚多學者生於後世苟無傷於義理從衆可也然

如虞預妒記襄陽耆舊記之類敘人何嘗不稱記龜策西域諸傳述事何嘗不稱傳大抵爲典爲經皆是有德有位綱紀人倫之所制作今之六藝是也夫子有德無位則述而不作故論語孝經皆爲傳而非經而易繫亦止稱爲大傳其後悉列爲經諸儒尊夫子之文而使之有以別於後儒之傳記爾周末儒者及於漢初皆知著述之事不可自命經綸蹈於妄作又自以立說當稟聖經以爲宗主遂以所見所聞各筆於書而爲傳記若二禮諸記詩書易春秋諸傳是也蓋皆依經起義其實各自爲書與後世箋注自不同也後世專門學衰集體日盛敘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傳記爲名附於古人傳記

專家之義爾明自嘉靖而後論文各分門戸其有好爲高論者輒言傳乃史職身非史官豈可爲人作傳世之無定識而强解事者羣焉和之以謂於古未之前聞夫後世文字於古無有而相率而爲之者集部紛紛大率皆是若傳則本非史家所剏馬班以前早有其文孟子答苑囿湯武之事皆曰於傳有之彼時並未有紀傳之史豈史官之文乎今必以爲不居史職不宜爲傳試問傳記有何分別不爲經師又豈宜更爲記耶記無所嫌而傳爲厲禁則是重史而輕經也文章宗旨著述體裁稱爲例義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獨於此等無可疑者輒爲無理之拘牽殆如村俚巫嫗妄說陰陽禁忌愚民舉措爲難矣明末之人思而不

嘉業堂刊

學其為瞽說可勝唾哉今之論文章者乃又學而不思反襲其說以矜有識是為古所愚也

辨職之言尤為不明事理如遥行傳記盡人可為自無論經師與史官矣必拘拘於正史列傳而始可為傳則雖身居史職苟非專撰一史又豈可別自為私傳耶若但為應人之請便與撰傳無以異於世人所撰惟他人不居是官例不得為己居其官即可為之一似官府文書之須印信者然是將以史官為胥吏而以應人之傳為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說尤不可通矣道聽之徒乃謂此言出大興朱先生不知此乃明末人之矯論持門戶以攻王李者也

朱先生嘗言見生之人不當作傳自是正理但觀於古人則不盡然按三國志龐淯母趙娥爲父報仇殺人注引皇甫烈女傳云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爲其作傳是生存之人古人未嘗不爲立傳李翺撰楊烈婦傳彼時楊尙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乏蓋包舉一生而爲之傳史漢列傳體也隨舉一事而爲之傳左氏傳經體也朱先生言乃專指列傳一體爾

邵念魯與家太詹嘗辨古人之撰私傳曰予獨不聞鄧禹之傳范氏固有本歟按此不特范氏陳壽三國志裴注引東京魏晉諸家私傳相證明者凡數十家即見於隋唐經籍藝文志者如東方朔傳陸先生傳之類亦不

一而足事固不待辨也彼挾兔園之冊但見昭明文選唐宋八家鮮入此體遂謂天下之書不復可旁證爾往者聘撰湖北通志因恃督府深知遂用別識心裁勒爲三家之學人物一門全用正史列傳之例撰述爲篇而隋唐以前史傳昭著無可參互詳略施筆削者則但揭姓名爲人物表說詳本篇序例其諸史本傳恐人文徵以備案檢所謂三家之學文徵以擬文選其於撰述義例精而當矣時有僉人窮於宦拙求余薦入書局無功冒餐給矣值督府左遷小人涎利搆讒羣刺蜂起當事惑之檄委其人校正余方恃其由余薦也而不虞其背德反噬昧其平昔所服膺者而作譸張以罔上也別有專篇辨例乃曰文徵例仿文

選文苑文選文苑本無傳體因舉何蕃李赤毛穎宋清諸傳出於游戲投贈不可入正傳也上旨乃亟贊其有學識也而又陰主其說匿不使余知也惡文苑英華有傳五卷葢七百九十有二至於七百九十有六其中正傳之體公卿則有兵部尚書梁公李峴節鉞則有東川節度盧坦皆李華撰傳 文學如陳子昂盧藏用撰傳 節操如李紳沈亞之撰傳 貞烈如楊娼李翺 竇女杜牧 合於史家正傳例者凡十餘篇而謂文苑無正傳體眞喪心矣

宋人編輯文苑類例固有未盡然非僉人所能知也即傳體之所采葢有排麗如碑誌者庾信邱乃數敦崇傳之類 自述非正體者陸文學自傳之類 立言有寄託者王承福傳之類 借名存諷刺

者宋清傳　投贈類序引者强居士俳諧爲游戲者毛穎傳之類

類亦次於諸正傳中不如李漢集韓氏文以何蕃傳入

雜著以毛穎傳入雜文義例乃皎然矣

習固

辨論烏乎起起於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烏乎起起於

嫌介疑似之閒也烏乎極極於是堯非桀也世無辨堯

桀之是非世無辨天地之高卑也目力盡於秋毫耳力

窮乎穴蟻能見泰山不爲明目能聞雷霆不爲聰耳故

堯桀者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

堯桀之分也推之而無不若堯桀之分起於是非之微

而極於辨論之精也故堯桀者辨論所極而是非者隱

微之所發端也隱微之刱見辨者矜而寶之矣推之不
至乎堯桀無爲貴刱見焉推之旣至乎堯桀人亦將與
固有之堯桀而安之也故刱得之是非終於無所見是
非也堯桀無推者也積古今之是非而安之如堯桀者
皆積古今人所刱見之隱微而推極之者也安於推極
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非
竟忘是非也以謂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爾觸乎其類
而動乎其思於是有見所謂誠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
所是矜而寶之以謂隱微之刱見也推而合之比而同
之致乎其極乃卽向者安於固然之堯桀也向也不知
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見有以異於向者之所見

而其所云實不異於向之所云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揣見皆其平而無足奇者也酤家釀酒而酸大書酒酸減直於門以冀速售也有不知書者入飲其酒而酸以謂主人未之知也旣去而遺其物主家追而納之又謂主人之厚已也屛人語曰君家之酒酸矣盍減直而急售主人聞之而啞然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揣見乃告主家之酒酸也堯桀固無庸辨矣然彼堯之仁必有幾幾於不能言堯者乃眞是堯之人也迥桀之暴必有幾幾於不能數桀者乃眞非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堯桀猶推始於幾幾不能言與數者而後定堯桀之固然也故眞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

非也眞知是堯非桀者其學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堯非桀也是堯而非桀貴王而賤霸遵周孔而斥異端正程朱而偏陸王吾不謂其不然也習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眞知也

士習 原缺

詩話

詩話之源本於鍾嶸詩品然攷之經傳如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遠之有此論詩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此論詩而及辭也事有是非辭有工拙觸類旁通啟發實多江河始於濫觴後世詩話家言雖曰本於鍾嶸要其流別

滋繁不可一端盡矣

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爲成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籠罩羣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如云某人之詩其源出於某家之類最爲有本之學其法出於劉向父子論詩論文而知溯流別則可以探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此意非後世詩話家流所能喻也鍾氏所推流別亦有不甚可曉處蓋古書多亡難以取證但已能窺見大意實非論詩家所及

唐人詩話初本論詩自孟棨本事詩出亦本詩小序乃使人知國史敘詩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廣之則詩話而通於史部之傳記矣閒或詮釋名物則詩話而通於經部之

小學矣（爾雅訓詁類也）或泛述聞見則詩話而通於子部之雜家矣（此二條宋人以後較多）雖書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論辭論事推作者之志期於詩教有益而已矣

詩品文心專門著述自非學富才優爲之不易故降而爲詩話沿流忘源爲詩話者不復知著作之初意矣猶之訓詁與子史專家（子指上章雜家史指上章傳記）爲之不易故降而爲說部沿流忘源爲說部者不復知專家之初意也詩話說部之末流糾紛而不可犂別學術不明而人心風俗或因之而受其敝矣

宋儒講學躬行實踐不易爲也風氣所趨撰語錄以主奴朱陸則盡人可能也論文攷藝淵源流別不易知也

好名之習作詩話以黨伐同異則盡人可能也以不能名家之學如能名家即自成著述矣人趨風好名之習挾人盡可能之筆著惟意所欲之言可憂也可危也

說部流弊至於誣善黨姦詭名託姓前人所論如龍城錄碧雲騢之類蓋亦不可勝數史家所以有別擇稗野之道也事有紀載可以互證而文則惟意之所予奪詩話之不可憑或甚於說部也

前人詩話之弊不過失是非好惡之公今人詩話之弊乃至爲世道人心之害失在是非好惡不過文人相輕之氣習公論久而自定其患未足憂也害在世道人心則將醉天下之聰明才智而網人於禽獸之域也其機

甚深其術甚狡而其禍患將有不可勝言者名義君子不可不峻其防而嚴其辨也

小說出於稗官委巷傳聞瑣屑雖古人亦所不廢然俚野多不足憑大約事雜鬼神報兼恩怨洞冥拾遺之篇搜神靈異之部六代以降家自為書唐人乃有單篇別為傳奇一類專書一事始末不復比類為書大抵情鍾男女不外離合悲歡紅拂辭楊繡襦報鄭韓李緣通落葉崔張情導琴心以及明珠生還小玉死報凡如此類或附會疑似或竟託子虛雖情態萬殊而大致略似其始不過淫思古意辭客寄懷猶詩家之樂府古豔諸篇也宋元以降則廣為演義譜為詞曲遂使瞽史絃誦優伶登場無分雅

俗男女莫不聲色耳目益自稗官見於漢志歷三變而盡失古人之源流矣

小說歌曲傳奇演義之流其敘男女也男必纖佻輕薄而美其名曰才子風流女必冶蕩多情而美其名曰佳人絕世世之男子有小慧而無學識女子解文墨而闇禮教者皆以傳奇之才子佳人爲古之人古之人也今之爲詩話者又卽有小慧而無學識者也有小慧而無學識矣濟以心術之傾邪斯爲小人而無忌憚矣何所不至哉

詩話論詩非論貌也就使論貌所以稱丈夫者或魁梧奇偉或豐碩美髯或丰骨稜峻或英姿颯爽何所不可

今則槩未有聞惟於少年弱冠之輩不曰美如好女必曰顧影堪憐不曰玉映冰膚必曰蘭薰蕙質此亦約略之辭非一定字樣也不知其意將何爲也甚至盛稱邪說以爲禮制但旌節婦不褒貞男以見美男之不妨作變斯乃人首畜鳴而毅然筆爲詩話人可戮而書可焚矣男子爲娼古有禁律其人不學無由知也

古今婦女之詩比於男子詩篇不過千百中之十一詩話偶有所舉比於論男子詩亦不過千百中之十一蓋論詩多寡必因詩篇之多寡以爲區分理勢之必然者也今乃累軸連編所稱閨閣之詩幾與男子相埒甚至比連毋女姑婦綴合娣姒姊妹殆於家稱王謝戶盡崔

盧豈壼內文風自古以來於今爲烈耶君子可㰴以其方其然豈其然乎且其敘述閨流强半皆稱容貌非誇國色即詡天人非贊聯珠即標合璧遂使觀其書者忘爲評詩之話更成品豔之編自有詩話以來所未見也婦女內言不出閫外詩話爲之私立名字標榜聲氣爲虛爲實吾不得而知也詩話何由知人閨閫如是之詳即此便見傾邪更無論僞飾矣丈夫姓字弧矢四方詩話所名豈能終祕其中名德鉅公志其餘事奇才宿望著其精能或有身地寒微表其幽儁一節可取藉端留芳此誠詩話應有事也今乃玉石不分苗莠無別往往詩話識其名姓邂逅偶遇斯人實乃風塵游乞庸奴賤品助語不辨虛實引喻全乖向

方臃腫無知贅瘤可厭亦不乏其徒焉此而可邀題品則眞才宿學寗不以同類爲羞乎乃知閨閣稱詩何從按實觀其鏤雕纖曲醞釀尖新雖面目萬殊而情態不異其爲竄易飾僞情狀顯然豈無靜女名姝清思佳什牽於茅黃葦白轉覺惡紫奪朱矣

自衒自媒士女之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凡人之足以千古者必有得於古人之所謂誠然而終身憂樂其中不顧舉世之所爲是與非也傾邪之人欲有所取於世則先以標榜聲氣騷激人心又惑人之不爲動也則誘人以好名甚且倡爲邪說至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以好名也夫好名之人矯情飾僞競趨時譽雖禽獸所不

爲耳亦猶椎埋胠篋亦禽獸所不爲今倡說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以能椎埋胠篋也可乎至於附會經傳肆侮聖言尤喪心而病狂矣論語君子去仁惡乎成名疾沒世而名不稱皆妄引爲好名之證

人之所以應傳名者義類多矣而彼之誘人惟務文學之名不亦小乎即文學之所以應得名者途轍廣矣而彼之所以誘人又不過纖佻輕儁之辭章才子佳人之小說男必張生李十女必宏度幼微將率天下之士女翩翩然化爲蛺蝶楊花而後大快於心焉則斯人之所謂名乃名教之罪人也斯人之所謂名亦有識者所深恥也

學者亦知雅俗之別乎雅者正也亦曰常也安其正而守其常實至而名自歸之斯天下之大雅也好名者流忘己徇人世俗譽之則沾沾以喜世俗非之則戚戚以憂以世俗之予奪爲趨避是己之所處方以俗爲依歸也且人以好名爲雅好利爲俗尤非也名者有所利而好之所好不同而其心無異故好名之人其俗甚於好利也誘人好名者其罪浮於教人胠篋也一有名心即沾俗氣與衆爭趨俗安可醫

傾邪之人必有所恃挾纖仄便娟之筆爲稱功頌德之辭以摩符抵掌之談運宛轉逢迎之術權貴顯要無不逢也聲望鉅公無不媚也筆舌不足導以景物娛遊追

嘉業堂刊

隨未足媚以烹庖口味自記爲某貴人品嘗屬下進饌又某貴人屢索其姬妾手調飲饌有謝賞姬人啟事至乃陪公子於青樓貴人公子時同何曲須嬌姿於金屋貴人愛寵無不詳於筆記尤稱絕技備極精能貴人公退之餘亦思娛樂優伶是其習見狗馬亦所常調數見不鮮神思倦矣忽見通文墨之優伶解聲歌之犬馬屈曲如意宛約解人能不愛憐幾於得寶加之便佞閒如諳隱飾情或託山林自託山林隱遁之流足迹不離輦轂鈴閣使人誤認清流因而揖之上坐賜以顏色假以羽毛遂能登高而呼有挾以令舟車所向到處逢迎熒惑聽聞干謁州縣或關說陰訟慫其不肖之圖乘機漁色或聚集少年肆爲冶蕩之說斯乃人倫之蟊賊名教所必誅昧者不知誇其傳食列城風

聲炫燿是猶羨儀衍之大丈夫而不知其爲妾婦所羞也

聲詩三百聖教所存千古名儒不聞異議今乃喪心無忌敢侮聖言邪說倡狂駭人耳目六義甚廣而彼謂雅頌劣於國風風詩甚多而彼謂言情妙於男女凡聖賢典訓無不横徵曲引以爲導欲宣淫之具其罪可勝誅乎自負詩才天下第一庸妄無知甚矣昔李白論詩貴於清眞此乃今古論詩文之準則故至今懸 功令爲清眞者學問有得於中而以詩文抒寫其所見無意工辭而盡力於辭者莫及也 毋論詩文皆須學問空言性情畢竟小家 彼方視學問爲仇讐而益以胸懷之鄙俗是質已喪而文無可

附矣斤斤爭勝於言語之工是鸚鵡猩猩之效人語也不必展卷而已知其詩無可錄矣

人各有能有不能無能强也鄙俗之懷傾邪之心詩則無其質矣然舍質論文則其輕儁便給之才如效鸚鵡猩猩之語未嘗不足娛人耳目雖非藝林所貴亦堪附下駟以傳名矣彼不自揣妄談學問文章古文辭頗有才氣而文理全然不通而其言不類殆於娼家讀烈女傳也學問之途甚廣記誦名數特其一端彼空疏不學而厭漢儒以爲糟粕豈知其言之爲糞土耶經學歷有淵源自非殊慧而益以深功不能成一家學也而彼則謂不能詩者遁爲經學是伏鄭大儒乃是有所遁而爲之鄙且悖矣攷據

者學問之所有事耳學問不一家攷據亦不一家也鄙陋之夫不知學問之有流別見人學問眩於目而莫能指識則槩名之曰攷據家夫攷據豈有家哉學問之有攷據猶詩文之有事實耳今見有如韓柳之文李杜之詩不能定爲何家詩文惟見中有事實即槩名爲事實家可乎學問成家則發揮而爲文辭證實而爲攷據比如人身學問其神智也文辭其肌膚也攷據其骸骨也三者備而後謂之著述著述可隨學問而各自名家別無所謂攷據家與著述家也鄙俗之夫不知著述隨學問以名家輒以私意妄分爲攷據家著述家而又以私心妄議爲著述家終勝於攷據家彼之所謂攷據不過類書策括所謂著述

不過如伊所自撰無根柢之詩文耳其實皆算不得成家是直見人具體不知其有神智而妄刖人有骸骨家與肌膚家又謂肌膚家之終勝骸骨家也此爲何許語耶詩話論詩全失宗旨然暗於大而猶明於細比於雜藝小道可觀君子猶節取焉至其妄不自忖僭論學問文章直如蜀晴嶺雪犇吠蒼黃每論學問處輒厭惡如吠所怪揣籥聞鐘臆言天日比類則置甲而誤聯乙丙摘非則忘衰而叢議功緦勦襲唾餘稍近理者皆出勦襲淺顯易知强效不類學人口氣每失其意妄雖可惡愚實堪憐俚女村姬臆度昭陽長信畦氓野老紛爭金馬玉堂大似載鬼一車使人噴飯滿案豈天奪其魄乎何爲自狀其醜津津有餘味耶

書坊刻詩話後

蘇子瞻議學校貢舉極言策論之弊不如詩賦其理甚辨而引喻以明文辭華樸不可定人邪正其言有離有合如云文章華靡莫如楊億億爲清忠鯁亮之士通經服古莫如孫復石介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於政事之閒乎按蘇氏論楊大年洵如所議然亦不可一槪論也卽如大年文出義山義山爲人又豈大年可比例乎至孫明復文今已罕見覩宋史本傳其人初無可疵石徂徠集具存其學雖出於孫而矯亢立異不免激於聲名然卓然有以自立亦未可厚非也蘇氏所見有異據所見以證明其言讀者自

可不以辭害耳近有傾邪小人專以纖佻浮薄詩詞倡道末俗造言飾事陷誤少年蠱惑閨壼自知罪不容誅而曲引古說文其姦邪又其不學無識畏見正言讜論不能附會高深自暢其說則竊取前人成言委曲周納以遂其私而不知有識觀之則肺肝如見也蘇氏論楊大年彼則竊之而穿鑿其說又爲曲喻廣證一似人若不爲纖佻浮薄之詞即無由爲正人君子又似人若通經服古即爲風雅罪人斯人喪其天良而惟恐人之不喪天良不知具何肺腑而忍出此也

略易書禮樂春秋而獨重毛詩毛詩之中又抑雅頌

而揚國風國風之中又輕國政民俗而專重男女慕悅於男女慕悅之詩又斥詩人風刺之解而主男女自述淫情甚且言宋蘭贈芍有何關係而夫子錄之以駮詩文須有關係之說自來小人倡爲邪說不過附會古人疑似以自便其私未聞光天化日之下敢於進退六經非聖無法而姦爲傾邪淫宕之說至於如是之極者也

其人不學無識視學問如讐仇陽排陰擠往往見於筆札幸其胸無點墨凡語涉學問如夏畦一流談中書堂事開口便成笑端曾略括其槩於他篇此不具論然其膽實內怯其有名已顯著而素有學問名者

亦不敢公然排擊而又心瞀目眩而不能識其爲何

如品詣則槩稱之爲攷據博雅每見所稱輒使人胡

盧絕倒也葢其中有專門名家取精不鶩博者有古

文辭家博覽不甚攷者彼亦妄以古文辭自許然無學問不成古文家也遇眞古

文辭自然不識故妄名爲博雅攷據又有本無學問惟知纂類策括以

爲史學改竄帖括經問以爲經學而鶩名者彼皆不

能辨識強署攷據博雅藉爲龍蛇之菹焉譬如乞兒

衣敝緼而啗殘餘卽其衣食之道矣見人鮮衣美食

不能定其爲何如人則槩目之爲富貴人夫鮮衣美

食亦有其人所自致者亦有藉人之餘力者亦有叨

竊而終非所據者其中豐約崇卑之分相去不可以

道里計而爲乞兒者但見其服敝縕殘餘卽莫非富貴中人葢其眼界然也斯人之所謂博雅攷據作如是觀可爾

無知之徒不知學問淵源不同而臆撰爲攷據家不知文章流別不同而臆撰爲著述家其意將以已之纎佻浮薄辭章（此不足成家乃清客密騙家也）私詡爲著述家也故云先有著述而後有經傳有經傳而後有攷據觀先後而知所優絀又云辭章爲作者之聖攷據爲述者之明此如風狂夢囈不値一笑如渠所說孔子述而不作爲劣而孺子之歌苗碩之諺爲優矣卽以先後而論先有結繩而後有書契則今日當以幾畫籌馬

優於著述矣小慧私智不知大體自安於蛙鳴蚓叫君子亦無校也必欲以牧豎村僮之見妄爭金馬石渠何太不自量也然正是自具胸無墨點之供狀可惡而亦可憐矣

忽然假裝門面如喬坐衙則曰九經如廳堂十七史如寢室詩文集如花園別館云云見之使人喉噦廳堂寢室不知如何取譬以論語升堂入室況之是經學淺境而史乃深境矣經止有五乃是六藝亡樂之定數否則當計部而稱十三經彼謂九經則前人計所去取而定之非經部正數此人不學無識自然不能正其稱謂猶可恕也十七史名乃宋人所言今則

正數有二十二史兼存有二十五史乃三尺童子所知彼襲人成言以遮面目而不知今時非宋時也經史之不可判也如道器之必不可分也如以第宅而論則十五經十三經外加國語大戴禮記乃梁柱而正史編年二家乃牆壁戶牖也文集詩集家數甚多取譬不止一端不成家數而但以言語悅人者名爲花園別館可耳斯人心目中不知天地間有學問家數宜其如鸚鵡猩猩之强效人言而終不似也

無知小子妄作雌黃以爲詩話其僭語學問文章一切稱說不倫令人絕纓令人髮指之處不一而足然其不知學問文章人所信也彼於辭章詩賦一途君

子不以爲重可也不知彼於此道亦茫如也蓋辭章未有不宗文選而文選首賦京都爲是學者幾於家絃而戶誦矣今觀彼之論曰古無類書志書字彙字書亦儘多矣何不可以字書一例渾舉而惟知字彙亦陋極矣故三都兩京必搜輯羣書廣采風土然後成文洛陽所以紙貴直是家置一本當類書志書字彙用耳故成之亦須十年五年今類書字彙無所不備亦此人之秘本耳他人未必如此陋使左思生於今日必不作此種賦竟是一字不通人語即作之不過翻摘故紙一二日可成而鈔誦者亦無有也此眞不直一笑觀詩話者亦不知其庸妄無知至於此極也京都諸賦本於國策陳說六國形勢管子呂覽淮南俱有地理風

物之篇至班左諸君而益暢其支乃有源流派別之
文辭章家之大著作也若如此人所言則古人極意
營搆止作得廣事類賦類林新詠兎園冊子而已愚
妄何至出此且彼時字書自三蒼急就說文字林韻
書如聲類韻集著於梁錄隋志者凡百餘家而云古
無字書自山海州郡風土道里圖經志記見於梁錄
隋志者亦百餘家而云古無志書自皇覽徧略會林
物始以及袖中備遺諸記語麗事對要錄文府之屬
鉅細大小見於梁錄隋志者亦數十家而云古無類
書此眞是一丁不識一字不通之無知妄人而耳食
者震其盛名即稍識者亦疑其於詩賦詞章當有擅

長之處不知止是傳奇小說之佻薄纖詭伎倆世猶稱其詩才之雋天下豈有不識文選之詩才哉

人皆言其筆墨顛倒是非誣枉黑白大抵經史家學視如不共戴天故竭力排擠所幸稱說無一語通竅識者一見知其猥陋無能惑人至於記敘事實則不知其有無顛倒初未有以聚其情也偶見詩話中記吾鄉童二樹先生以謂論詩少所許可惟傾倒於此人甚至不辭跋涉遠訪不值童病將死猶力疾畫梅寄贈題詩其上未竟而逝生死不忘欲伊作序伊感其意爲定詩十二卷序而行之此則誣罔太甚不可不辨白也童君爲吾鄉高士生平和易近人非矜高

少許可者惟見江湖聲氣一流惡其纖佻儇俗絕不與通交往此人素有江湖俗氣故蹤跡最近而聲聞從不相及蓋童君論詩尙品此人無品而才亦不高童君目中視此等人若糞土然雖使甸匐納交於童君童君亦必宛轉避之無端乃至死生之際力疾畫梅求伊爲序眞顚倒是非誣枉清白之甚者矣且此人逢迎貴顯結交聲望浪得虛名已數十年童君歷聘諸公亦三十餘年其彼此聞名已非一日童君果肯傾倒此人則數十年中蹤跡又不甚遠何至全無片餉往還直待將死方爲力疾畫梅題詩絕氣結此身後之緣即以情理推之亦萬無此事也由是觀之

則其敘述貴顯鉅公與聲望名宿種種傾佩納交之事亦半屬子虛亡是之言讀者幸勿爲所愚也童君不尚標榜生平從無求人作序之事興妖作怪疑鬼疑神雖有識觀之不直一笑而無根之智亦正劇費苦心不過爲阿堵起見耳抑思清客密騙大抵皆爲阿堵陳眉公李笠翁諸人行業未嘗不可結富貴之歡仰聲勢之庇僞托於清流之末也是人所長略與陳李伯仲而妄不自揣僭言學問文章以愚無識然天下自有具眼不能大爲害也惟造作淫詞邪說蠱惑士女競趨浮薄儇佻務令網人於禽獸之域而後慊於其心嗚呼清客密騙雖近俳優

未嘗爲名教所誅也及其末流之弊乃有斯人是又清客密騙之罪人矣

題隨園詩話

宰衡分陝鎮南州正理經綸次第脩嚬笑偶然容媚客一時風氣尙俳優

太史清標幹吏稱化爲側媚十分輕方陪公子清流宴又作如姬繡草評

大府清風化列城隨園到處有逢迎但聞州縣經行處陰訟無須法律評

江湖輕薄號斯文前輩風規悞見聞詩佛詩仙渾標榜誰當霹靂淨妖氛

誣枉風騷悞後生猖狂相率賦閑情春風花樹多蜂蝶都是隨園蠱變成

詩伯招摇女社聯爭誇題品勝臚傳不知秉鑑持衡者滿腹妝樓豔異編

葛覃絺綌豈堪師中饋蘋蘩非所知詩社爭名功倍半天然風韻壓鬚眉

生前富貴亦何奇死後文章未可知一事差堪慰生世隨園録入内家詩

二樹高名老布衣生平和易不規隨忽稱少可多排斥獨許隨園事太奇

冰寒蠅垢不相宜儒局名場共一時絕口無言三十

載如何絕筆畫梅詩詩話謂二樹臨終恨不見隨園畫梅贈之題詩未終落筆而逝

公卿將相衆名臣盡契隨園恐未眞詩話推敲半無妄大人自合愼歡嗔

堂堂相國仰諸城好惡風裁流品清何以稱文又稱正隨園詩話獨無名

婦學

周官有女祝女史漢制有內起居注婦人之於文字於古蓋有所用之矣婦學之名見於天官內職德言容功所該者廣非如後世祇以文藝爲學也然易訓正位乎內禮職婦功絲枲春秋傳稱賦事獻功小雅篇言酒食是議則婦人職業亦約略可知矣男子弧矢女子鞶帨自有分別至於典禮

文辭男婦皆所服習蓋后妃夫人內子命婦於賓享喪祭皆有禮文非學不可婦學之目德容言功鄭注言為辭令自非嫻於經禮習於文章不足為學乃知誦詩習禮古之婦學略亞丈夫後世婦女之文雖稍偏於華采要其源流所自宜知有所受也

婦學掌於九嬪教法行乎宮壼內而臣采外及侯封六典未詳自可例測葛覃師氏著於風詩侯封婦學婉娩姆教垂於內則卿士大夫歷覽春秋內外諸傳諸侯夫人大夫內子並能稱文道故斐然有章若乃盈滿之祥鄧曼詳推於天道利貞之義穆姜精解於乾元魯穆伯之令妻典言垂訓齊司徒之內主有禮加封士師考終牖下妻有

誄文國殤魂返沙場蓼餅郊弔以至泉水毖流委宛賦懷歸之什燕飛上下淒涼送歸媵之詩凡斯經禮典法文采風流與名卿大夫有何殊別然皆因事牽聯偶見載籍非特著也若出後代史必專篇類徵列女則如曹昭蔡琰故事其爲喬皇彪炳當十倍於劉范之書矣是知婦學亦自後世失傳三代之隆並與男子儀文率由故事初不爲矜異也不學之人以溱洧諸詩爲淫者自述因謂古之孺婦矢口成章勝於後之文人不知萬無此理詳辨其說於後此處未暇論也但婦學則古實有之惟行於卿士大夫而非齊民婦女皆知學耳

春秋以降官師分職學不守於職司文字流爲著述古無私門著述說詳校讎通義文丈夫之秀異者咸以性情所近撰述名家

此指戰國先秦諸子家言以及西京以還經史專門之業至於降爲辭章亦以才美所優標著文采此指西漢元成而後及東京而下諸人詩文集而婦女之奇慧殊能鍾於閒氣亦遂得以文辭偏著而爲今古之所稱則亦時勢使然而已然漢廷儒術之盛班固以謂利祿之途使然蓋功令所崇賢才爭奮士之學業等於農夫治田固其理也婦人文字非其職業閒有擅者出於天性之優非有爭於風氣騖於聲名者也好名之習起於中晚文人古人雖有好名之病不區區於文藝閒也丈夫而好文名已爲識者所鄙婦女而騖聲名則非陰類矣唐山房中之歌班姬長信之賦風雅正變雅指房中風指長信起於宮闈事關國故史策載之其餘篇什寥寥傳者蓋寡藝文所錄約略可以觀矣若夫樂府流傳聲詩則效木

蘭征戍孔雀乖離以及陌上采桑之篇山下蘼蕪之什四時白紵子夜芳香其聲嘽以緩其節柔以靡則自兩漢古辭（皆無名氏）訖於六朝雜擬並是騷客擬辭思人寄興情雖託於兒女義實本於風人故其辭多駘宕不以男女酬答爲嫌也（如陌上桑羽林郎之類雖以貞潔自許然幽閒女子豈喋喋與狂且爭口舌哉出於擬作佳矣）至於閨房篇什間有所傳其人無論貞淫而措語俱有邊幅文君淫奔人也而白頭止諷相如蔡琰失節婦也而鈔書懇辭十吏其他安常處順及以貞節著者凡有篇章莫不靜如止水穆若清風雖文藻出於天嫻而範思不踰閫外此則婦學雖異於古亦不悖於教化者也

國風男女之辭皆出詩人所擬以漢魏六朝篇什證之更無可疑古今一理不應古人兒女矢口成章後世學士力追而終不逮也譬之男優飾靜女以登場終不似閨房之雅素也昧者不知斯理妄謂古人雖兒女子亦能矢口成章因謂婦女宜於風雅是猶見優伶登場演古人事妄疑古人動止必先歌曲也優伶演古人故事其歌曲之文正如史傳中夾論贊體蓋有意中之言決非出於口者亦有旁觀之見斷不出本人者曲文皆所不避故君子有時涉於自贊宵小有時或至自嘲俾觀者如讀史傳而兼得詠歎之意體應如是不爲嫌也如使真出君子小人之口無是理矣國風男女之辭與古人擬男女辭正當作如是觀如謂真出男女之口無論淫者萬無如此自暴即貞者亦萬無如此自褻也

昔者班氏漢書未成而卒詔其女弟曹昭躬就東觀踵而成之於是公卿大臣執贄請業大儒馬融從受漢書句讀可謂擴

千古之所無矣然專門絕學家有淵源書不盡言非其
人即無所受爾又苻秦初建學校廣置博士經師五經
粗備而周官失傳博士上奏太常韋逞之母宋氏家傳
周官音義詔即其家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幃而
受業賜宋氏爵號爲宣文君此亦擴千古之所無矣然
彼時文獻盛於江左苻氏割據山東遺經絕業幸存世
學家女非名公卿所能强與聞也此二母者並是以婦
人身行丈夫事恭傳經述史天人道法所關恐其湮沒
失傳世主不得不破格而崇禮非謂才華炫燿驚流俗
也即如靖邊之有譙洗夫人佐命之有平陽柴主亦千
古所罕矣一則特開幕府辟署官屬一則羽葆鼓吹虎

賁班劍以爲隋唐之主措置非宜固屬不可必欲天下婦人以是爲法非惟不可亦無是理也

晉人崇尚元風任情作達丈夫則糟粕六藝婦女亦雅尚清言步障解圍之談新婦參軍之戲雖大節未失而名教蕩然論者以十六國分裂生靈塗炭轉咎清談之滅禮教誠探本之論也

王謝大家雖從禮法然其清言名理會心甚遠既習儒風亦暢元旨方於士學如中行之失流爲狂簡者耳近於異端非近於娼優也非僅能調五言七字自詡過於四德三從者也若其綺旎風光寒溫酬答描摹纖曲刻畫形似脂粉增其潤色標榜飾其虛聲晉人雖曰虛誕如其見此挈

妻子而逃矣王謝大家雖愆禮法然實讀書知學故意思深遠非如才子佳人一味淺俗好名者比也

唐宋以還婦才之可見者不過春閨秋怨花草榮凋短什小篇傳其高秀閎有別出著作如宋尚宮之女論語侯鄭氏之女孝經雖才識不免迂陋欲作女訓不知學曹大家女誡之體而妄擬聖經等於七林設問子虛烏有而趨向尙近雅正藝林稱述恕其志足嘉爾此指古人婦學失傳故有志者所成不過如此李易安之金石編摩管道昇之書畫精妙後世亦鮮有其儷矣然琳瑯款識惟資對勘於湖州筆墨精能亦藉觀摩於承旨未聞宰相子婦得偕三舍論文李易安與趙明誠集金石錄明誠方在太學故云爾翰林夫人可共九卿揮麈蓋文章雖曰公器而男女實千古

大防凜然名義綱常何可誣耶
葢自唐宋以訖前明國制不廢女樂公卿入直則有尋袖薰鑪官司供張每見紅裙侑酒梧桐金井驛亭有秋感之緣蘭麝天香曲江有春明之誓見於紀載葢亦詳矣又前朝虐政凡搢紳籍沒波及妻孥以致詩禮大家多淪北里其有妙兼色藝慧擅聲詩都士大夫從而酬唱大抵情緜春草思遠秋楓投贈類於交游殷勤通於燕婉詩情闊達不復嫌疑閨閣之篇鼓鐘閫外其道固當然耳且如聲詩盛於三唐而女子傳篇亦寡今就一代計之篇什最富莫如李冶薛濤魚元機三人其他莫能並焉是知女冠坊妓多文因酬接之繁禮法名門篇

儷自非儀之誠此亦其明徵矣

夫傾城名妓屢接名流酬答詩章其命意也兼具夫妻朋友可謂善藉辭矣而古人思君懷友多託男女殷情若詩人風刺邪淫文代姣狂自述區分三種蹊徑略同品騭韻言不可不知所辨也夫忠臣誼友隱躍存懇摯之誠諷惡嫉邪言外見憂傷之意自序說放廢而詩之得失懸殊本旨不明而辭之工拙迥異（離騷求女爲眞情則語無倫次國風溱洧爲自述亦徑直無味作爲擬託文情自深）故無名男女之詩殆如太極陰陽之理存諸天壤而智者見智仁者自見仁也名妓工詩亦通古義轉以男女慕悅之實託於詩人溫厚之辭故其遺言雅而有則眞而不穢流傳千載得耀儷編

不能以人廢也第五言有體婦異於男比如薤露雖工惟施於挽郎爲稱櫂歌縱妙亦用於舟婦爲宜彼之贈李和張所處應爾艮家閨閤內言且不可聞門外唱酬此言何爲而至耶自宮妓革而閨閤不當有門外唱酬丈夫擬爲男女之辭不可藉以爲例古之列女皆然

夫教坊曲里雖非先王法制實前代故事相沿自非濂洛諸公何妨小德出入故有功臣匡濟之佐忠義氣節之流文章道德之儒高尚隱逸之士往往閒情有寄著於篇編禁網所施亦不甚爲盛德累也第六文章可以學古而制度則必從時我 朝禮教精嚴嫌疑愼別三代以還未有如是之肅者也自 宮禁革除女樂官司不

設教坊則天下男女之際無有可以假藉者矣其有流娼頓妓漁色售姦並干三尺嚴條決杖不能援贖職官生監並是行止有虧永不敘用雖吞舟有漏未必盡罣爰書而君子懷刑豈可自拘司敗每見名流板鐫詩稿未窺全集先閱標題或紀紅粉麗情或著青樓唱和自命風流倜儻以謂古人同然不知生今之世爲今之人苟於禁令未嫺更何論乎文墨周公制禮同姓不昏假令生周之後以謂上古男女無別而瀆亂人倫行同禽獸以謂古人有然可乎名士詩集先自具枷杖供招雖謂未識字可矣

夫才須學也學貴識也才而不學是爲小慧小慧無識是爲不才不才小慧之人無所不至以纖佻輕薄爲風

雅雅者正也與惡俗相反習染風氣謂之俗纖佻鄙俚皆俗也鄙俚之俗猶無傷於世道人心纖佻之俗則風雅之罪人也以造飾標榜爲聲名好名之人未有不俗者也炫燿後生猖披士女人心風俗流弊不可勝言矣夫佻達出於子衿古人所有矜標流於巾幗前代所無益實不足而爭鶩於名已非夫而藉人爲重男子有志皆恥爲之乃至誼絕絲蘿禮殊授受輒以緣情綺靡之作託於斯文氣類之通因而聽甲乙於臚傳求品題於月旦此則叙樓句曲前代往往有之靜女閨姝自有天地以來未聞有是禮也

古之婦學如女史女祝女巫各以職業爲學略如男子之專藝而守官矣至於通方之學要於德言容功德隱

難名（必如任姒之聖方稱德之全體）功粗易舉（蠶績之類通乎士庶）至其學之近於文者言容二事爲最重也蓋自家庭內則以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莫不習於禮容至於朝聘喪祭后妃夫人內子命婦皆有職事平日講求不預臨事何以成文漢之經師多以章句言禮尙賴徐生善爲容者蓋以威儀進止非徒誦說所能盡也是婦容之必習於禮後世大儒且有不得聞也（但觀傳載敬姜之言森然禮法豈後世經師大儒所能及）至於婦言主於辭命古者內言不出於閫所謂辭命亦必禮文之所須也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善辭命者未有不深於詩（但觀春秋婦人辭命婉而多風）乃知古之婦學必由禮而通詩（非禮不知容非詩不知言）六藝或其兼擅者耳（穆姜論易之類）後世婦學失

傳其秀穎而知文者方自謂女兼士業德色見於面矣不知婦人本自有學學必以禮爲本舍其本業而妄託於詩而詩又非古人之所謂習辭命而善婦言也是則即以學言亦如農夫之舍其田而士失出疆之贄矣何足徵婦學乎嗟乎古之婦學必由禮以通詩今之婦學轉因詩而敗禮禮防決而人心風俗不可復言矣夫固由無行之文人倡邪說以陷之彼眞知婦學者其視無行文人若糞土然無行文人學本淺陋眞知學者不難窺破何至爲所惑哉古之賢女貴有才也前人有云女子無才便是德者非惡才也正謂小有才而不知學乃爲矜飾鶩名轉不如村姬田嫗不致貽笑於大方也飾時髦之中駟爲閨閣之絕塵彼假藉以品題或譽過其實或

改飾其文不過憐其色也無行文人其心不可問也嗚呼已方以爲才而炫之人且以爲色而憐之不知其故而趨之愚矣微知其故而亦且趨之愚之愚矣女子佳稱謂之靜女靜則近於學矣今之號才女者何其動耶何擾擾之甚耶噫

婦學篇書後

婦學之篇所以救頹風維世教飭倫紀別人禽蓋有所不得已而爲之非好辨也說者謂解詩與朱子異指違於　功令不知諸經參取古義未始非　功令也蓋以情理言之蚩氓婦豎矢口成章遠出後世文人之上古今不應若是懸殊且兩漢之去春秋近於

今日之去兩漢漢人詩文存於今者無不高古渾樸人遂疑漢世人才遠勝後代然觀金石諸編漢人文辭不著竹素而以金石傳後代者其中實多蕪蔓冗闒與近人不能文者未始懸殊可知漢人不盡能文傳者特其尤善者耳三代傳文當亦如是必謂彼時婦豎矢音皆足以垂經訓豈理也哉朱子之解初不過自存一說宜若無大害也而近日不學之徒援據以誘無知士女踰閑蕩檢無復人禽之分則解詩之誤何異誤解金縢而起居攝誤解周禮而啟青苗朱子豈知流禍至於斯極即當日與朱子辨難者亦不知流禍之至斯極也從來詩貴風雅即唐宋詩話論

詩雖至淺近不過較論工拙比擬字句爲古人所不屑道耳彼不學之徒無端標爲風趣之目盡抹邪正貞淫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風趣甚至言采蘭贈芍之詩有何關係而夫子錄之以證風趣之說無知士女頓忘廉檢從風波靡是以六經爲導欲宣淫之具則非聖無法矣或曰詩序誠不可盡廢矣顧謂古之氓庶不應能詩則如役者之謠輿人之祝皆出氓庶其辭至今誦之豈傳記之誣歟答曰此當日諺語非復雅言正如先儒所謂殷盤周誥因於土俗歷時久遠轉爲古奧故其辭多奇崛非如風詩和平莊雅出於文學士者亦如典謨之文雖歷久而無難於誦識

也以風詩之和雅與民俗之謠諺絕然不同益知國風男女之辭皆出詩人諷刺而非蚩氓男女所能作也是則風趣之說不待攻而破不待教而誅者也至於古人婦學雖異丈夫然於禮陶樂淑則上自王公后妃下及民閒俊秀男女無不相服習也蓋四德之中非禮不能爲容非詩不能爲言詩教通於樂故關雎化起房中而天下夫婦無不治也三代以後小學廢而儒多師說之歧婦學廢而士少齊家之效師說歧而異端得亂其教自古以爲病矣若夫婦學之廢人謂家政不甚修耳豈知千載而後乃有不學之徒挪爲風趣之說遂使閨閤不安義分慕賤士之趨

名其禍烈於洪水猛獸名義君子能無世道憂哉昔歐陽氏病佛教之蔓延則欲修先王之政自固元氣本論所爲作也今不學之徒以邪說蠱惑閨閣亦惟婦學不修故閨閣易爲惑也婦人雖有非僻之誠至於執禮通詩則如日用飲食不可斯須去也或以婦職絲枲中饋文辭非所當先則又過矣夫聰明秀慧天之賦畀初不擇於男女如草木之有英華山川之有珠玉雖聖人未嘗不寶貴也豈可遏抑正當善成之耳故女子生而質樸但使粗明內教不陷過失而已如其秀慧通書必也因其所通申明詩禮淵源進以古人大體班姬韋母何必去人遠哉夫以班姬韋

毋爲師其視不學之徒直妄人爾

章氏遺書卷五終

嘉業堂刊

章氏遺書卷第六　文史通義內篇六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文集

集之興也其當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謨官存法令風詩采之閭里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爲書家存一說者也劉向校書敘錄諸子百家皆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無私門著述之徵也餘詳外篇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然專門傳家之業未嘗欲以文名苟足顯其業而可以傳授於其徒諸子俱有學徒傳授管晏二子書多記其身後事莊子亦記其將死之言韓非存韓篇之終以李斯駮議皆非本人所撰蓋爲其學者各據聞見而

附益之爾則其說亦遂止於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爲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郎賈子書唐集賢書目始有新書之名相如詞賦但記篇目藝文志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次屈原賦二十五篇之後而敘錄總云詩賦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蓋各爲一家言與離騷等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彙次諸體裒焉而爲文集者也自東京以降訖乎建安黃初之閒文章繁矣然范陳二史文苑傳始於後漢書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隋志云別集之名東京所刱蓋未深攷自摯虞刱爲文章流別學者便之於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爲別集則文集之名實仿於晉代陳壽定諸

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諸葛亮故事其篇目載三國志亦子書之體而晉書陳壽傳云定諸葛集壽於目錄標題亦稱諸葛氏集蓋俗誤云而後世應酬牽率之作決科俳優之文亦汎濫橫裂而爭附別集之名是誠劉略所不能收班志所無可附而所爲之文亦矜情飾貌矛盾參差非復專門名家之語無旁出也夫治學分而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興誠僞之判也聲屢變則屢卑文愈繁則愈亂苟有好學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質因散而求會同之歸則三變而古學可興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喪實二缶猶且以鍾惑況滔滔之靡有底極耶昔者向歆父子之條別其周官之遺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別其家合天下學術而守於官非歷代相傳

有定式則西漢之末無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藝文志有錄無書者亦歸其類則劉向以前必有傳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確據當是劉氏失其傳班志而後紛紛著錄者或合或離不知宗要其書既不盡傳則其部次之得失敘錄之善否亦無從而悉攷也荀勖中經有四部詩賦圖讚與汲冢之書歸丁部王儉七志以詩賦爲文翰志而介於諸子軍書之閒則集部之漸日開而尙未居然列專目也至阮孝緒撰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紀傳子兵文集之四錄已全爲唐人經史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仿於蕭梁而古學源流至此爲一變亦其時勢爲之也嗚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窮而有類書學者貪於簡閱之易而不知實學之衰

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傑之士從狂瀾既倒之後而欲障百川於東流其不爲舉世所非笑而指目牽引爲言詞何可得耶且名者實之賓也類者例所起也古人有專家之學而後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而後有專門之授受鄭樵蓋嘗云爾即類求書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雖三墳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讐失傳而文集類書之學起一編之中先自不勝其龐雜後之興者何從而窺古人之大體哉夫楚詞屈原一家之書也自七錄初收於集部隋志特表楚詞類因幷總集別集爲三類遂爲著錄諸家之成法充其義例則相如之賦蘇李之五言枚生之七發亦當別標一目而爲賦

類五言類七發類矣總集別集之稱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濫實始詞賦不列專家而文人有別集也文心雕龍劉勰專門之書也自集賢書目收爲總集（隋志已然）唐志乃併史通文章龜鑑史漢異義爲一類遂爲鄭略馬考諸子之通規（鄭志以史通入通史類以雕龍入文集類夫漁仲校讐義例最精猶外誤若此則俗學之傳習已久也）充其義例則魏文典論葛洪史鈔張隲文士傳（典論論文篇如雕龍史鈔如史漢異義文士傳如文章龜鑑類皆相似）亦當混合而入總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論子類也史鈔文士傳史類也）其例之混質由文集難定專門而似者可亂眞也著錄既無源流作者標題遂無定法郎蔚之諸州圖經集則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慶寶章集則經部小學

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元覺永嘉集則子部釋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雜藝之末流識旣庸闇文復鄙俚或鈔撮古人或自明小數本非集類而紛紛稱集者何足勝道雖曾氏隆平集亦從流俗當改爲傳志乃爲相稱然則三集旣興九流必混學術之迷豈特黎邱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答問

或問前人之文辭可改竄爲己作歟答曰何爲而不可也古者以文爲公器前人之辭如已盡後人述而不必作也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也重在所以爲文辭而不重文辭也苟得其意之所以然不必有所改竄而前人文辭與已無異也無其意而求合於文辭則雖字

句毫無所犯而陰仿前人之所云君子鄙之曰竊矣或曰陳琳爲曹洪報魏太子諱言陳琳爲辭丁敬禮求曹子建潤色其文則曰後世誰知定吾文者唐韓氏云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竊古人必欲文辭自己擅也豈曰重其意而已哉答曰文人之文與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語也著述必有立於文辭之先者假文辭以達之而已譬如廟堂行禮必用錦紳玉佩彼行禮者不問紳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錦工玉工未嘗習禮惟藉製錦攻玉以稱功而冒他工所成爲己製則人皆以爲竊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見解而議著述之文辭如以錦工玉工議廟堂之禮典也或曰古人辭命

草刱加以修潤後世詩文亦有一字之師如所重在意
而辭非所計譬如廟堂行禮雖不計其紳佩而紳佩儆
裂不中制度亦豈可行邪答曰此就文論文別自爲一
道也就文論文先師有辭達之訓曾子有鄙倍之戒聖
門設科文學言語並存說辭亦貴有善爲者古人文辭
未嘗不求工也而特非所論於此疆彼界爭論文必己
出以矜私耳自魏晉以還論文亦自有專家矣樂府改
舊什之鏗鏘文選裁前人之篇什並主聲情色采非同
著述科也會昌制集之序鄭亞削義山之腴元和月蝕
之歌韓公摧玉川之怪或存原款以歸其人或改標題
以入己集雖論文末技有精焉者所得既深亦不復較

量於彼我字句之瑣也或曰昔者樂廣善言而摯虞妙筆樂談摯不能對摯筆樂不能復人各有偏長矣然則有能言而不能文者不妨藉人爲操筆邪答曰潘岳亦爲樂廣撰讓表矣必得廣之辭旨而後次爲名筆史亦未嘗不兩稱之兩漢以下人少兼長優學而或歉於辭善文而或疏於記以至學問之中又有偏擅文辭一道又有專長本可交助爲功而世多交譏互詆是以大道終不可得而見也文辭末也苟去封畛而集專長猶有卓然之不朽而況由學問而進求古人之大體乎然而自古至今無其人爲是無可如何者也或曰誠如子言文章學問可以互託苟有黠者本無所長而謬爲公義

以濫竽其中將何以辨之答曰千鈞之鼎兩人舉之不能勝五百鈞者仆且蹶矣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旗旌壁壘爲之一新才智苟遜於程一軍亂矣富人遠出不持一錢有所需而稱貸人爭與之他人不能者何也惟富於錢而後可以貸人之錢也故文學苟志於公彼無實者不能冒也或曰前人之文不能盡善後人從而點竄以示法亦可爲之歟答曰難言之矣著述改竄前人其意別有所主故無傷也論文改竄前人文心不同亦如人面未可以已所見遽謂勝前人也劉氏史通著點煩之篇矣左馬以降並有塗改人或譏其知史不知文也然劉氏有所爲而爲之得失猶可互見若夫專事論

文則宜愼矣今古聰明智慧亦自難窮今人所見未必盡不如古大約無心偶會則收點金之功有意更張必多畫墁之誚蓋論文貴乎天機自呈不欲人事爲穿鑿耳或問近世如方苞氏删改唐宋大家亦有補歟夫方氏不過文人所得本不甚深況又加以私心勝氣非徒無補於文而反開後生小子無忌憚之漸也

小慧私智一知半解未必不可攻古人之間拾前人之遺此論於學術則可附於不賢識小之例存其說以備後人之采擇可也若論於文辭則無關大義皆可置而不論郎人心不同如面不必强齊之意也果於是非得失後人旣有所見自不容默矣必也出之如不得已詳

審至再而後爲之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非有顯然什百之相懸率守舊而拗妄更張矣苟非深知此意而輕議古人是庸妄之尤即未必無尺寸之得而不足償其尋丈之失也方氏刪改大家有必不得已者乎有是非得失顯然什百相懸者乎有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率守舊而拗妄更張之本意者乎在方氏亦不敢自謂然也然則私心勝氣求勝古人此方氏之所以終不至古人也凡能與古爲化者必先於古人繩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蓋非信之專而守之篤則入古不深不深則不能化譬如人於朋友能全管鮑通財之義非嚴一介取與之節者必不能也故學古而不

敢曲泥乎古乃服古而謹嚴之至非輕古也方氏不知古人之意而惟徇於文辭且所得於文辭者本不甚深其私智小慧又適足窺見古人之當然而不知其有所不盡然宜其奮筆改竄之易易也

篇卷

易曰艮其輔言有序詩曰出言有章古人之於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於書則有簡策標其起訖是曰篇章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是連策爲篇之證也易大傳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爲篇之證也左氏引詩舉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則曰某章云云是篇爲大成而章爲分闋之證也要在文以

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遠可達而已篇章簡策非所計也後世文字繁多爰有較讐之學而向歆著錄多以篇卷爲計大約篇從竹簡卷從縑素因物定名無他義也而縑素爲書後於竹簡故周秦稱篇入漢始有卷也第彼時竹素並行而名篇必有起訖卷無起訖之稱往往因篇以爲之卷故漢志所著幾篇卽爲後世幾卷其大較也然詩經爲篇三百而爲卷不過二十有八尚書禮經亦皆卷少篇多則又知彼時書入縑素亦稱爲篇篇之爲名專主文義起訖而卷則繫乎綴帛短長此無他義蓋取篇之名書古於卷也故異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聞用以標起訖也攷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傳篇長

卷短則分子卷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後訖於隋唐書之計卷者多計篇者少著述諸家所謂一卷往往即古人之所爲一篇則事隨時變人亦出於不自知也惟司馬彪續後漢志八篇之書分卷三十割篇徇卷大變班書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傳失古人之義矣

史漢之書十二本紀七十列傳八書十志之類但舉篇數全書自了然也五行志分子卷五王莽傳分子卷三而篇目仍合爲一總卷之數仍與相符是以八篇之起訖爲主不因卷帙繁重而苟分也自司馬彪以八志爲三十卷遂開割篇徇卷之例篇卷混淆而名實亦不正矣歐陽唐志五十其實十三志也年表十五其實止四表也宋史列傳二百五十有五后妃以一爲二宗室以一表爲四李綱一人傳分二卷再併道學儒林以至外國蠻夷之同名異卷凡五十餘卷其實不過一百九十餘卷耳

至於其間名小異而實不異者道書稱弓即卷之別名也元人說郛用之蒯通

雋永稱首則章之別名也梁人文選用之此則標新著異名寶故無傷也唐宋以來卷軸之書又變而爲紙冊則成書之易較之古人蓋不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謂簡帙繁重不可合爲一篇者分上中下之類今則再倍其書而不難載之同冊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爲十卷今人不過三四卷也自宋以來分卷遂長以古人卷從捲軸勢自不能過長後人紙冊爲書不過存卷之名則隨其意之所至不難鉅冊以載也以紙冊而存縑素爲卷之名亦猶漢人以縑素而存竹簡爲篇之名理本同也然篇既用以計文之起訖矣是終古不可改易雖謂不從竹簡起義可也卷則限於軸之長短

而並無一定起訖之例今既不用縑素而用紙冊自當量紙冊之能勝而爲之界其好古而標卷爲名從質而標冊爲名自無不可不當又取卷數與冊本故作參差使人因卷尋篇又復使人挾冊求卷徒滋擾也夫文之繁省起訖不可執定而方策之重今又不行古人寂寥短篇亦可自爲一書孤行於世蓋方策體重不如後世片紙難爲一書也則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連編勢也卷非一定而不可易既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冊而分之使人多一檢索於離合之外又無關於義例焉不亦擾擾多事乎故著書但當論篇不當計卷卷不關於文之本數篇則因文計數者也故以篇爲計自不憂其有闕卷以卷爲計不能保其無闕篇也必欲計卷聽其量冊短長而爲銓配可也不計所載之

冊而銖銖分卷以爲題籤著錄之美觀皆是泥古而忘實者也崇文宋志間有著冊而不詳卷者明代文淵閣目則但計冊而無卷矣是雖著錄之闕典然使卷冊苟無參差何至有此弊也古人已成之書自不宜強改

天喻

夫天渾然而無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黃道赤道厤家強名之以紀數爾古今以來合之爲文質損益分之爲學業事功文章性命當其始也但有見於當然而爲乎其所不得不爲渾然無定名也其分條別類而名文名質名爲學業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併者皆因偏救弊有所舉而詔示於人

不得已而強爲之名定趨向爾後人不察其故而徇於其名以謂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紛紛有入主出奴之勢焉漢學宋學之交譏訓詁辭章之互詆德性學問之紛爭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學業將以經世也如治厤者盡人功以求合於天行而已矣初不自爲意必也其前人所略而後人詳之前人所無而後人剙之前人所習而後人更之譬若月令中星不可同於堯典太初厤法不可同於月令要於適當其宜而可矣周公承文武之後而身爲冢宰故制作禮樂爲一代成憲孔子生於衰世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大道孟子當處士橫議之時故力距楊墨

嘉業堂刊

以尊孔子之傳述韓子當佛老熾盛之時故推明聖道以正天下之學術程朱當末學忘本之會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其事與功皆不相襲而皆以言乎經世也故學業者所以關風氣也風氣未開學業有以開之風氣既弊學業有以挽之人心風俗不能歷久而無弊猶羲和保章之法不能歷久而不差也因其弊而施補救猶治厤家之因其差而議更改也厤法之差非過則不及風氣之弊非偏重則偏輕也重輕過不及之偏非因其極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趨風氣而爲學業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

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二十八宿十二次舍以環天

度數盡春秋中國都邑夫中國在大地中東南之一隅
耳而周天之星度屬之占驗未嘗不應此殆不可以理
推測蓋人定之勝於天也且如子平之推人生年月日
時皆以六十甲子分配五行生克夫年月與時並不以
甲子爲紀古人未嘗有是言也而後人既定其法則亦
推衍休咎而無不應豈非人定之勝天乎易曰先天而
天弗違蓋以此也學問亦有人定勝天之理理分無極
太極數分先天後天圖有河圖洛書性分義理氣質聖
人之意後賢以意測之遂若聖人不妨如是解也率由
其說亦可以希聖亦可以希天豈非人定之勝天乎尊
信太過以謂眞得聖人之意固非卽辨駁太過以爲諸

儒訴詈亦豈有當哉

師說

韓退之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又曰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又曰巫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而因怪當時之人以相師爲恥而曾巫醫百工之不如韓氏葢爲當時之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師之究竟也記曰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君親師也此爲傳道言之也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業有精粗惑亦有大小授且解者之爲師固然矣然與傳道有開也巫醫百工之相師亦不可以概視也葢有可易之師與不可易之師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語矣知師之

說者其知天乎葢人皆聽命於天者也天無聲臭而俾君治之人皆天所生也天不物物而生而親則生之人皆學於天者也天不諄諄而誨而師則教之然則君子而思事天也亦在謹事三者而已矣人失其道則失所以爲人猶無其身則無所以爲生也故父母生而師教與之生東西南北不敢自有其身非情親也理勢不得其理本無殊異此七十子之服孔子所以可與之死可不然也若夫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經師授受章句訓詁史學淵源筆削義例皆爲道體所該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帛之外別有心傳口耳轉受必明所自不啻宗支譜系不可亂也此則必從其人而後受苟非其

人卽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學問專家文章經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傳此亦至道所寓必從其人而後受不從其人卽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苟如是者生則服勤左右無方沒則尸祝俎豆如七十子之於孔子可也至於講習經傳旨無取於別裁斧正文辭義未見其獨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從甲不終不妨去而就乙甲不告我乙亦可詢此則不究於道卽可易之師也雖學問文章亦末藝耳其所取法無異梓人之惎琢雕紅女之傳絺繡以為一日之長拜而禮之隨行偶坐愛敬有加可也必欲嚴昭事之三而等生身之義則責者罔而施者亦不由衷矣巫

醫百工之師固不得比於君子之道然亦有說焉技術之精古人專業名家亦有隱微獨喻得其人而傳非其人而不傳者是亦不可易之師亦當生則服勤而沒則尸祝者也古人飲食必祭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況成我道德術藝而我固無從他受者乎至於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則觀所得爲何如耳所爭在道則技曲藝業之長又何沾沾而較如不如哉嗟夫師道失傳久矣有志之士求之天下不見不可易之師而觀於古今中有怦怦動者不覺賑然而笑索焉不知涕之何從是亦我之師也不見其人而於我乎隱相授受譬則孤子見亡父於影像雖無人告之夢寐必將有警

焉而或者乃謂古人行事不盡可法不必以是爲尸祝也夫禹必祭鯀尊所出也兵祭蚩尤宗刱制也若必選人而宗之周孔乃無遺憾矣人子事其親固有論功德而祧禰以奉大父者邪

假年

客有論學者以謂書籍至後世而繁人壽不能增加於前古是以人才不古若也今所有書如能五百年生學者可無遺憾矣計千年後書必數倍於今則亦當以千年之壽副之或傳以爲名言也余謂此愚不知學之言也必若所言造物雖假之以五千年而猶不達者也學問之於身心猶飢寒之於衣食也不以飽煖慊其終身

而欲假年以窮天下之衣食非愚則罔也傳曰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人之異於物者仁義道德之粹明物察倫之具參天贊地之能非物所得而全耳若夫知覺運動心知血氣之稟於天者與物豈有殊哉夫質大者所用不得小質小者所資不待大物各有極也人亦一物也鯤鵬之壽十億雖千年其猶𥻿也蟪蛄不知春秋朞月其大耋也人於天地之閒百年爲期之物也心知血氣足以周百年之給欲而不可强致者也夫子十五志學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人道之極也人之學爲聖者但有十倍百倍之功未聞待十倍百倍之年也一得之能一技之

長亦有志學之始與不踰矩之究竟也其不能至於聖也質之所限也非年之所促也顏子三十而夭夫子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痛其不足盡百年之究竟也又曰後生可畏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不足畏人生固有八十九十至百年者今不待終其天年而於四十五十謂其不足畏者亦約之以百年之生度其心知血氣之用固可意計而得也五十無聞雖使更千百年亦猶是也神仙長生之說誠渺茫矣同類殊能則亦理之所有故列仙洞靈之說或有千百中之十一不盡誣也然而千歲之神仙不聞有能勝於百歲之通儒則假年不足懋學之明徵也禹惜分陰孔子發憤忘食樂

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葢懼不足盡百年之能事以謂人力可至者而吾有不至焉則負吾生也蟪蛄縱得鯤鵬之壽其能止於啾啾之鳴也葢年可假而質性不可變是以聖賢愛日力而不能憾百年之期蹙所以謂之盡性也世有童年早慧誦讀兼人之倍蓰而猶不止焉者宜大異於常人矣及其成也較量愚柔百倍之加功不能遽勝也則敏鈍雖殊要皆畫於百年之能事而心知血氣可以理約之明徵也今不知為已而騖博以炫人天下聞見不可盡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盡之生而逐無窮之聞見以一人之身而逐無端之好尚堯舜有所不能也孟子曰堯舜

之智而不徧物堯舜之仁不徧愛人今以凡猥之資而欲窮堯舜之所不徧且欲假天年於五百焉幸而不可能也如其能之是妖孽而已矣

族子廷楓曰叔父每見學者自言苦無記性書卷過目輒忘因自解其不學叔父輒曰君自不善學耳果其善學記性斷無不足用之理書卷浩如煙海雖聖人猶不能盡古人所以貴博者正謂業必能專而後可與言博耳蓋專則成家成家則已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已者雖錙銖不遺不切已者雖泰山不顧如此用心雖極鈍之資未有不能記也不知專業名家而泛然求聖人之所不能盡此愚

公移山之智而同斗筲之見也此篇葢有爲而發
是亦爲誇多鬬靡者下一鍼砭故其辭亦莊亦諧
令人自發深省與向來所語學者足相證也

博雜

傳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夫子曰君子博學於文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學之要於博也所以爲知類也張羅求鳥得鳥者不過一目以一目爲羅則鳥不可得也然則羅之多目所以爲一目地也博文以爲約禮之資詳說以爲反約之具博約非二事也有所因而求焉不得不如是也有賤儒者不知學問之爲已而鶩博以炫人焉其爲學也泛無所主以謂一物不知儒者

所恥故不可以有撵也其爲考索也不求其理之當而但欲徵引之富以謂非是不足以折人之口也其爲繫述也不顧其說之安而必欲賅而俱存以謂劉歆有言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此說良所允也此其爲術蠢愚鈍拙而其爲說亦窒戾不通之至矣然而當世猶有稱之者學術不明而駁雜醜記爲流俗之所驚也夫學無所主而恥一物之不知是欲智過孔子也孔子之大如天之不可極然而其學可以一言盡也孔子所欲學者周公也祖述堯舜周公之志也憲章文武周公之事也一則曰吾學周禮再則曰吾爲東周甚矣吾衰不復夢見周公則表章六籍以存周公之舊典是則夫

子生平之學也今賤儒不知天下古今未有無主之學而以無所不涉爲博通是夸父逐日愚公移山之智也且勢有所盡理有所止雖聖人有所不能强也删書斷自唐虞制禮鑒於殷夏其有不可知則從略也今謬托於好古而曰夫子未删之春秋存於今日必有可觀商頌十二而戴公得五當孔子時必有篇目可稽或有逸句可采惜夫子未登於籍以爲隱憾此其乖戾謬妄三尺童子皆知唾棄矣而世或賞其志奇好古然則學術不明必爲人心風俗之害賤儒不足以有爲而羣焉不察以相贊歎則流風大可懼也古人之攷索將以有所爲也旁通曲證比事引義所以求折中也今則無所爲

而競言攷索古今時異名物異殊觸類而長譬彼董澤之蒲可勝暨乎然世俗之儒學無原本踏所聞見筆而存之以待有心者之取擇若端木氏所謂不賢識其小者亦君子之所取也而賤儒之爲攷索則猶以是爲不足焉援古證今取彼例此不求其是而務窮其類夫求其是則舉一可以反三而窮其類則挂九不免漏一也類卒不可勝窮則文窒理蕪而所言皆作互鄉之譚諸此宜粗識文義者之所羞稱而當世翕然嘉其學則駮雜醜記流俗所驚而無稽之贊歎貽患於學術人心者爲不細也凡人有所取不能無所棄聖賢之與庸愚中正之與邪僻皆同然也今漫然無別而賅欲存之以謂

苟出於古不忍有所棄取而妄托於劉歆之過存夫劉氏之所謂過而存者逸禮毛詩左氏傳也苟不求其當而惟古之存則今猶古也上自官府簿書下至八戸版籍市井錢貨注記更千百年而後未始不可備攷索也如欲賅存則一歲所出不知幾千百億歲歲增之岱岳不足聚書滄海不供墨瀋矣天地不足供藏書賤儒即死安所更得尺寸之隙以藏魂魄哉凡賤儒之所持者理之不可通情之不可近勢之不可行苟有心知血氣者未有不謂妖孽也然而奔走一二有力之口熒惑什百無識之目相與汲汲而稱之孜孜而慕之逐臭飲狂未有已也則風尙所趨而別裁僞體苟有意於斯文不

可不知所擇也

同居

九世同居前人以爲美談洵足尚矣然三代封建井田之制皆以分別爲義至於王者合姓綴食鄉閭守望相助分而未始不合也時勢殊異封建井田必不可行人事不齊同居亦有不可終合之勢與其慕虛名而處實患則莫如師其意而不襲其迹矣家庭離閒始於婦女蓋兄弟由合而分夫婦由分而合斯固然已自私自利天眞易漓中人而下往往不免則欲家庭之敦孝友莫如擇人世之易惕而難忘者君子以爲合則不如分也

昔有老親訟逆子者官縶其子而不問久之乃欲歸省

其親子歸見親孺慕之誠動於顏色其後卒以孝聞或詢其子則曰昔也習見吾親狎而忘之今久不見乃知所生之恩大也夫狎則易忘離則思合人情莫不然也天屬之親苟非至性得毋狎處而忘者乎山川修阻風雨雞鳴亦以人遠始有室邇之思況天屬耶然則一本之誼友昆之愛上者奕世同居不分畛域苟爲不然則當分別區處早爲之所使之閒阻而生契合之思難即而知易離之感則棠棣輝蕚之詩其載咏乎夫師古而得其意固勝乎泥古而被其毒也

感遇

古者官師政教出於一秀民不藝其百畝則餼於庠序

不有恆業（謂學業）必有恆產無曠置也周衰官失道行私習於師儒於是始有失職之士孟子所謂尚志者也士（與公卿大夫皆謂爵秩未有不農不秀之間可稱尚志者也孟子所言正指爲官失師分方有此等品目）進不得祿享其恆業退不得耕穫其恆產處世孤危所由來也聖賢有志斯世則有際可公養之仕三就三去之道遇合之際蓋難言也夫子將至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孟子去齊時子致矜式之言有客進留行之說相需之殷而相遇之疏則有介紹旁通維持調護時勢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聖賢進也以禮退也以義無所攖於外故自得者全也士無恆產學也祿在其中非畏其耕之餒

勢有不暇及也雖然三月無君則死無廟祭生無宴樂霜露怛心淒涼相弔聖賢豈必遠於人情哉君子固窮枉尺直尋羞同詭御非爭禮節葢恐不能全其所自得耳古之不遇時者隱居下位後世下位不可以倖致也古之不爲仕者躬耕樂道後世耕地不可以倖求也古人廉退之境後世竭貪倖之術而求之猶不得也故責古之君子但欲其明進退之節不苟慕夫榮利而已責後之君子必具志士溝壑勇士喪元之守而後可聖人處遇固無所謂難易也大賢以下必盡責其喪元溝壑而後可亦人情之難者也商鞅浮嘗以帝道賈生詳對於鬼神或致隱几之倦或逢前席之迎意各有所爲也

然而或有遇不遇者商因孝公之所欲而賈操文帝之所難也韓非致慨於說難曼倩託言於諧隱蓋知非學之難而所以申其學者難也然而韓非卒死於說而曼倩尙容於俳何也一則露鋒而遭忌一則韜鋒而倖全也故君子不難以學術用天下而難於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古今時異勢殊不可不辨也古之學術簡而易問其當否而已矣後之學術曲而難學術雖當猶未能用必有用其學術之學術而其中又有工拙焉身世之遭遇未責其當否先責其工拙學術當而趨避不工見擯於當時工於遇而執持不當見譏於後世溝壑之患逼於前而工拙之效驅於後嗚呼士之修明學術欲求

寡過而能全其所自得豈不難哉且顯晦時也窮通命也才之生於天者有所獨而學之成於人者有所優一時緩急之用與一代風尚所趨不必適相合者亦勢也劉歆經術而不遇孝武李廣飛將而不遇高皇千古以爲惜矣周人學武而世主尚文改而學文主又重武方少而主好用老既老而主好用少白首泣塗固其宜也若夫下之所具即爲上之所求相須綦亟而相遇終疏者則又不可勝道也孝文拊髀而思頗牧而魏尚不免於罰作理宗端拱而表程朱而眞魏不免於疏遠則非學術之爲難而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良哉其難也望遠山者高秀可挹入其中而不覺也追往事者哀樂無

端處其境而不知也漢武讀相如之賦歎其飄飄淩雲
恨不得與同時矣及其旣見相如未聞加於一時侍從
諸臣之右也人固有愛其人而不知其學者亦有愛其
文而不知其人者唐有牛李之黨惡白居易者緘置白
氏之作以謂見則使人生愛恐變初心是於一人之文
行殊愛憎也鄭畋之女諷詠羅隱之詩至欲委身事之
後見羅隱貌寢因之絕口不道是於一人之才貌分去
取也文行殊愛憎自出於黨私才貌分去取則是婦人
女子之見也然而世以學術相貫讀古人書常有生不
並時之歎脫有遇焉則又牽於黨援異同之見甚而效
鄭畋女子之別擇於容貌焉則士之修明學術欲求寡

過而能全其所自得豈不難哉猶于量飲於斗石無鬼論相於狗馬所謂賦關雎而與淑女之思咏鳴鹿而致嘉賓之意也有所託以起興將以淺而入深不特詩人微婉之風實亦世士羔雁之質欲行其學者不得不度時人之所喻以漸入也然而世之觀人者聞關雎而索河洲言鹿鳴而求苹野淑女嘉賓則棄置而非道也中人之情樂易而畏難喜同而惡異聽其言而不能察其言之所謂者十常八九也有賤丈夫者知其遇合若是之難也則又舍其所長而强其所短力趨風尚不必求愜於心風尚豈盡無所取哉其開之者嘗有所爲而趨之者但襲其僞也夫雅樂不亡於下里而亡於鄭聲鄭

聲工也良苗不壞於蒿萊而壞於莠草莠草似也學術不喪於流俗而喪於僞學僞學巧也天下不知學術未嘗不虛其心以有待也僞學出而天下不復知有自得之眞學焉此孔子之所以惡鄉愿而孟子之所爲深嫉似是而非也然而爲是僞者自謂所以用其學術耳昔者夫子未嘗不獵較而簿正之法卒不廢兆不足行而後去也然則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聖賢不廢也學術不能隨風尙之變則又不必聖賢雖梓匠輪輿亦如是也是以君子假兆以行學而遇與不遇聽乎天昔揚子雲早以雕蟲獲薦而晚年草元寂寞劉知幾先以詞賦知名而後因述史減譽誠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也

感賦

庭風颯起檐槭變聲橫雲埽迹秋氣孤清主人夙負不羈懷抱縱橫撫茲節序齋居感生思啟口而儔語欲舉足以何向聆蟋蟀之淒苦送寒鴻之嘹亮於是灑埽一室陳書披圖發憤鼓篋與古爲徒宇宙攬而書生小文事畸而遇合殊天何爲而生才才何爲而見需既及時而或遇乃巧扼而終疏感同聲而異喟何今古之分區假如公子發憤著書負奇悲勵廉直軒赤姦欺諫韓王而不悟顧郊壘兮興思五蠹文成三秦路遠無翼而飛不媒以款慨息雄才之主假同生而見晚方期顧符魚

嘉業堂刊

水志慨雲鴻何我獨而子玖厄同棲於兩雄冤沈獄底
孤憤誰通至若洛陽少年英標道上慟哭萬言動天震
蕩得恭儉之令主慕垂裳兮無爲將摩仁兮漸義化衛
韶兮鳳儀豈期錐屠將相蒼蠅讒巧遠謫長沙傷嗟鵩
鳥感鬼神於夜半雖前席而無因秋風高兮湘水闊弔
騷客兮誰親若乃居巢絕學欲溯獲麟鞭左撻史訓班
剃荀鄒鑒秋懸頡鬼夜哭洞竪析微斷絃入木自擅名
家聲飛天祿既而再入蘭省三爲史臣天子前席宰相
避塵方欲追作述於東周聳唐德於盛漢直周勃於西
清拜張飛於東觀椎鑿方圓轂軏長歎卒貶安州浮沈
薄宦及夫眉山奏策深結主知風采化於延覽文章沈

乎心牌子孫宰相他日爲期如何青苗遇厄老檜詩冤
托江湖兮浩渺悲玉宇兮高寒至尊輟食太息才難再
蹟再起恩深命賤慟先皇於夜直徹金蓮乎別殿瘴海
浮生躬耕陽羨至於龍川布衣長揖朝堂陳萬世之奇
策感風雷於孝皇一鳴驚人羣刺蜂起謫一官之虛拘
遂拂袖而歸里狂言驚俗再遭滅趾十死累囚九重知
已雖白首而成名重皇言於甲第念模樹兮先人感鶺
鴒兮昆季宿草荒原竟成賫志且夫李廣不侯重瞳失
王秋風廉頗落日馮唐此人皆抱非常之略萃百鍊之
鋼卒使三軍失道呼騅不逝遠閉趙王遲逢漢帝莫不
扼腕欷歔飲恨沒世晴草醮煙霜楓秀天人隨落葉世

閱清川望九原之累累堙古恨兮千年況夫俎豆之學文章自壽闐寂當年榮華身後低回蠹簡慟哭螭珉桓君出而元顯蔡帳祕而論珍情隨往屈氣逐來申諒斯須之得喪又何喜而何嗔

雜說

萬物之始吾皆不得而知也或問先有卵乎抑先有時夜乎非時夜弗能伏卵非卵弗能生時夜也然積水生魚則化生亦常理矣非鐵無以爲鑪錘非鑪錘無以攻鐵鑪錘之始豈亦出於化生者歟學問生於神智而神智又出於學問也制度生於聰明而聰明又啟悟於制度者也

神以知來學者之才識是也知以藏往學者之記誦是也才識類火日之外景記誦類金水之內景故才識可以資益於人而記誦能受於人不能授之於人也然記誦可以生才識而才識不能生記誦故金水能受火日之光而火日不能受金水之光也

三代以前學未嘗爲一成之名學校之學制度之名也然本於教學半及學於古訓之學以爲名學皆稱人之功力而非以名人之造詣也子夏之學流而爲莊周豈至子夏而始以所造名學邪才學識雖各有所長而皆當以學副之或疑學與才識並列爲三何又以學統承三者不知並列之爲三者已定之名也統承三者而勉

人則功力之謂也

道亦公共之名即人以名其道亦始春秋如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悅周公仲尼之道盖因有他道而始別其名也如曰許子之道墨者以薄爲其道誠如韓子所謂道其所道是也

文非古人所重而言則非一端而已故聖人之言亦有專指文辭而言即稍知學問之人亦有推見其柢蘊者不可以論文爲文士之言而薄之也

學問以知入知學先須知人知人先須自知自知所長易自知所短難自知所短易自知所長之中猶有所短難知長中之短則進學自不容已矣自知旣明則不患

不知人矣人各有長有短與人相形見短而不以爲患者恃別有所長也知長中猶有所短而喪然失所恃矣然不學亦不知也學而能知長中之短則幾矣

朋友之交道同德合聲名相埒旁人未能軒輕而已心有獨歉者必其所見有極精微者也

文生於情情又生於文氣動志而志動氣也故有所識解而著文辭辭之所及忽有所觸而轉增識解皆一理之奇也

隔河見伐鼓揰落無聲而響從後報蓋一水之隔聲之自來有漸也因知雷發必先之以電非電在雷之先也度必光與聲俱以其積遠而報響於後也是知聰明之

用目之所交揵於耳也使在子夜之交則先見電而聞雷後一日矣使在晦朔之交則相差且一月矣夫耳目之所親接不免參差如是學者求古乃憑耳目所不及者以懸斷之邪

世之能文章者以爲言語之工體撰之妙能狀難言之景顯難達之情擬之化工造物而文章之能事盡矣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擬之萬斛泉源隨地湧出而文章之能事盡矣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擬之雍門鼓瑟成連蹈海而文章之能事盡矣夫知古人之所言而不知古人所不言未可謂之知言也知古人之所蹈而不知古人所不蹈未可謂之知行也三百之

詩具在也文字無所加損也聲音無所歧異也體物之工言情之婉陳義之高未嘗有所改變也然而說詩之旨一有所異則詩之得失霄壤判焉是則文章之難不在其言而在其所以爲言也

琢玉爲器所棄之玉未必不良於所存者也玉人攻去而不惜者以爲瑜而無當不異於瑕也製錦爲衣所割之錦未必不美於所留者也錦工斷棄而不顧者以爲華而無當不異於敝也噫吾觀文學之士不求其當而爭誇於美且富者何紛紛耶熙載賡歌見於虞典詩非不可入書也鴟鴞之詩金縢存目而略其辭典籍互存不必取備於一篇之中也相如詞賦未足當於離騷之

經也史遷詳賦而略騷義取弔賈不以屈氏主篇累其正旨也賈生政事之疏傳賈生者宜莫重焉合屈爲篇鵩鳥足悲其志懷沙有同慨焉政事之疏等於屈氏之屬艸未定可也古人之去取古人之心也紛紛爭於文字之末者古人不計也

冬之日短照於地下者長也非是不足以成歲功初月光纖受於輪背者多也非是不足以成氣朔文有不言而勝其言之者說在莊子之述九淵而壺子僅疏三也風目憐心而取解於夔蚿義已足也晉人以四方上下之無窮謂梁不異於蠻觸君知無辨而客可不言以出也易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文有闕逸而不可

以求備者說在周官之攷工其文不可補司空而五官割裂以備六典爲已支也笙詩取備於束晳湯征取備於白居易爲已瀆也繪雪月者無色畫史著色於雲而虛其質素以爲雪月也刻陰款者無質刻工留質於金石而虛其中款以爲文字也不宜有而有者謂之贅贅於事詞而玷於文倉父不知而文士知之贅於篇章而玷於道文士不知惟有道者知之相如無封禪之書則子虛上林詩人諷諫之旨也揚雄無美新之篇則太元官箴六藝羽翼之書也朱子魏國之狀陸游南園之記論者不能無憾焉

羯鼓錄載有善音者客長安邸月下聞羯鼓聲尋聲訪

至則其先人供奉太常者也詢以技甚精能何無尾聲則曰檢舊譜而亡之故月下演聲以求之耳問以調成亦意盡乎曰盡矣曰意盡則止又何求焉曰聲未盡也因拊掌曰可與言矣遂教之借調以畢餘聲其人鼓之而合至於搏顙感泣斯固藝事之神矣文章之道亦有然者文固用以明理或以記事然有時理明事備而文勢闕然乃若有所未盡此非辭意未至辭氣有所受病而不至也求義理與徵考訂者皆薄文辭以爲文取事理明白而已矣他又何求焉而不知辭氣受病觀者鬱而不暢將并所載之事與理而亦病矣周子虛車之說誠探本之言也而抑知轍車撓軸之不可以行則亦一

偏之說爾故曰持其志毋暴其氣曾子曰辭氣遠鄙悖

夫子曰辭達春秋傳曰辭之不可已也

文以氣行亦以情至人之於文往往理明事白於爲文之初指亦若可無憾矣而人見之者以謂其理其事不過如是雖不爲文可也此非事理本無可取亦非作者之文不如其事其理文之情未至也今人誤解辭達之旨者以謂文取理明而事白其他又何求焉不知文情未至即其理其事之情亦未至也譬之爲調笑者同述一言而聞者索然或同述一言而聞者笑不能止得其情也譬之訴悲苦者同敘一事而聞者漠然或同敘一事而聞者涕洟不能自休得其情也昔人謂文之至者

以爲不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夫文生於情而文又能生情以謂文人多事乎不知使人由情而恍然於其事其理則辭之於事理必如是而始可稱爲達爾

子建厭薄辭賦欲采史官實錄昌黎鄙棄科舉欲作唐之一經葢諸子風衰苟有志於著述未有不究心於史學者也魏文論建安諸子推徐幹著書成一家言今觀偉長中論義理皆人所可喻文辭亦不出黃初葢效法言申鑒諸家而有作者爾變其書記銘箴頌誄詩賦之規模音節初無不得已而立言宗旨遂謂所著足以成一家言可乎然子建之所願者未遂於前昌黎之欲作者又虛於後亦見成一史者不易易也葢諸子不難其

文而難於宗旨之卓然有其不可滅諸史不難其事而難其有以成一家之言故諸子僅工文辭即後世文集之濫觴史學惟求事實即後世類書之緣起古人篇無標題摘篇首字命篇之類書無定名即其人以名書之類部無專屬子史不分諸子立言往往述事史家命意亦兼子風後世流分派別遂若天經地義之不可兼也非一日之故矣先有名而後有書如何得有立言宗旨哉

章氏遺書卷六終